

《弗兰肯斯坦》中的英雄情感叙事研究

蒋花¹ 秦书陪²

(1. 四川外国语大学 出国培训部, 重庆 400031; 2. 澳门城市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 澳门 999078)

摘要: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强烈的情感构成了该小说的独特魅力,但为何小说中的情感如此吸引读者?它在文中起什么作用?为何怪物引发的情感要强于华尔顿和维克多?答案在于三个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身份。作为具有反讽意义的英雄,他们自身的缺陷让他们的叙事充满强烈的情感张力、纠结多变的情感维度,反映了作者对19世纪浪漫主义、冒险活动、科技、人道主义等思潮的反思,表达了作者对诸如理性、亲情和同情等的特别关注。其传递的道德寓意为,丰富的情感对英雄更多的是束缚和囚禁,但却是人类最精美的诗篇,同时也揭示了理性、亲情和同情等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浪漫冒险英雄;科技英雄;现代他者英雄

中图分类号:I7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4-0085-10

0 引言

作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一直备受读者推崇。因科学催生的怪物牢牢吸引着读者的眼光,彼特·布鲁克斯(Peter Brooks)曾说“小说之所以在大众中流行开来主要和怪物有关,怪物的影响力巨大,以至于在读者眼里‘弗兰肯斯坦’指的是怪物而不是那个名叫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科学家,这人野心勃勃却很不幸”(Brooks, 2012: 369)。在学术界引发的学术兴趣也基本围绕“怪物的新物属性”展开:如女性他者、民族他者、政治伦理意义上的他者和科技他者等(范劲, 2021: 48)。但小说中强烈的情感也吸引了众多评论家的眼光:如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宣称“小说是强烈、深厚的情感源泉”(Shelley, 2012: 213),著名作家斯科特认为小说体现了“诗学想象的非凡魅力”(Scott, 2012: 229),“激发了读者新的思考和全新的情感体验”(Scott, 2012: 231)。可以说,强烈的情感成就了小说,赋予了人物和作品鲜活的生命力,特别是让读者又爱又恨的怪物,“怪物在思想上和情感上都要优于他的制造者,因此我们对他既爱又怕”(Bloom, 2007: 8)。但为何小说

收稿日期:2025-01-08

基金项目:四川外国语大学2022年重点项目“英国女性作家作品中的英国性研究”(sisu2022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蒋花,女,四川外国语大学出国培训部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文化研究。

秦书陪,男,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研究。

引用格式:蒋花,秦书陪.《弗兰肯斯坦》中的英雄情感叙事研究[J].外国语文,2025(4):85-94.

中的情感如此吸引读者?它在文中起什么作用?为何怪物引发的情感要强于华尔顿和维克多?带着这些疑问,本文试图从叙事视角和叙事者身份入手,联系创作背景,探讨背后隐含的深意。《弗兰肯斯坦》由华尔顿、维克多和怪物的第一人称叙事构成,而第一人称叙事对读者有强烈的移情效果(Keen, 2015:97),似乎第一个问题已经得到解答,但这样的答案并不能完全解释该问题;又因三个问题互为关联,该答案不能回答后面两个问题。因此,在第一人称叙事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很有必要,本文认为答案的关键在于三个叙事者的身份。作为最外围的叙事者,华尔顿讲到因为胸怀浪漫冒险情怀,他踏上了北极的冒险旅程,途中救下维克多,维克多被他强烈的求知欲打动,讲述了自己跌宕起伏的故事,故事里怪物是关键,在维克多的故事里怪物讲述了自身悲惨的故事。在嵌套式的叙事中,呈现出三种不同的英雄故事:冒险英雄华尔顿的故事、科技英雄维克多的故事和他者英雄怪物的故事。“英雄冒险模式构成了三条叙事主线,但是他们的三个主人公却没能通过英雄主义的测试,因此突出了英雄的根本缺陷。”(Aguirre, 2013:13)而小说最精彩之处在于:有缺陷的英雄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讲述自身故事。由于本身性格有缺陷,他们注定不能成功,只能成为痛苦的失败者。但唯有如此,他们的叙事才能打动读者,引发读者思考诸如野心、情感、科技、人性、亲情和伦理。鉴于以上原因,本文拟从英雄情感叙事的视角重新探讨情感何以打动读者,分析情感传递的道德价值观,揭示英雄情感叙事的独特魅力。三个叙事者充满强烈情感张力和复杂维度的叙事,反映了作者对19世纪浪漫主义、理性、冒险活动、科技、人道主义等思潮的反思,表达了作者对诸如理性、亲情、同情的特别关注。小说传递了这样的理念,丰富的情感对英雄更多的是束缚和囚禁,但却是人类最精美的诗篇,同时也揭示了理性、亲情和同情以及责任感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

1 浪漫冒险英雄华尔顿

《弗兰肯斯坦》中华尔顿船长身上既有奥德修斯的勇敢和智慧,也有鲁滨逊丰富的航海技能和经验,更有标志着现代个人主义的孤独与懦弱,其情感复杂多变。前往北极的冒险经历,可看成是他内心情感的“冒险历程”:始于渴望成功、征服大自然的英雄情怀,结束于“懦弱和优柔寡断”造成的失望而归(雪莱,2016:249)。和奥德修斯与鲁滨逊等冒险英雄相比,他和他们一样充满着征服者的冒险情怀,但却没有他们的自信和坚韧之心。

华尔顿作为小说最外围的第一人称叙事者,直接叙述部分有小说开始的四封信和小说最后部分。他的叙事主要体现为不断变化的情感:如英雄的激情、困扰、自我膨胀、激动和最后部分的震撼、恐惧和懦弱。征服北极的激情是他最根本的情感,而“深切的情感是思想观念的体现”(Hogan, 2011:137),因此他的激情必定会反映彼时的各种思想观念。《弗兰

肯斯坦》“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提倡‘流行的科学议题和各种时尚话题’”(Butler, 2012: 404),如海洋冒险活动与个人英雄主义、浪漫主义思潮等。“海洋是现代时期最具活力、最富有生产力的新边疆之一”(科恩, 2018:5),在现代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大航海时代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受时代思想的影响,华尔顿心情激动地踏上了北极冒险行程。在写给其姐的第一封信里,华尔顿对即将开始的北极之行兴奋不已,“我在圣彼得堡街道上行走时,感到一阵寒冷的北风在面颊上嬉戏,不禁精神一振,满心快乐。我这感受你能理解吗?从我想去的地区吹来的这微风,让我提前品尝到了那冰雪气候的情趣。寒风刺激了我的感觉,因为它的鼓舞,我的白日梦就更加强烈和生动了”(1)。去北极冒险这一白日梦可以说是华尔顿的执念(obsessional ruling passion),因为有此执念,华尔顿兴奋不已,寒风让他满心快乐,这和他梦想中的成功息息相关,他渴望的成功反映了英国几个世纪以来的海洋探险和海外殖民风潮。他在信中概括了此次航行的三个目标:“第一,北极在当时人迹未至,奇景空前壮观,将满足他强烈的好奇心;第二,将在北极确认吸引了指南针的神奇力量;第三,由于现在要到达某些国家需要航行好几个月,所以他希望将在北极附近找到一条通往某些国家的道路。”(2)第一点和浪漫主义情怀不无关系。浪漫主义强调大自然之美和个人情感,北极奇景对具有浪漫情怀的人来说有着致命的诱惑。第二点和启蒙时代开始的知识追求密切相关。华尔顿试图揭开北极的秘密,“那吸引了指南针,也限制了千百种天体观察方式的神奇力量”(2)。18、19世纪的英国对科学比较重视,揭示大自然秘密备受探险者欢迎。第三点指海外殖民主义扩张和贸易发展。彼时,欧洲列强已经找到横跨大西洋之路,但是经太平洋进而到达“某些国家”的捷径尚未发掘出来。这条海洋捷径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和政治影响不言而喻。从华尔顿的叙事中可看出,他渴望冒险、有强烈的猎奇心、也梦想成功,具有明显的英雄情结。虽然华尔顿和奥德修斯一样有着强烈的英雄梦,但奥德修斯式的英雄隐喻在华尔顿身上却逐渐消解,华尔顿的兴奋愉悦之情很快让位于孤独和困扰。

第二封信里,由于被霜和雪困住,华尔顿心情沉重,觉得孤独和烦恼,开始抱怨,声称自己有严重缺陷:“我没有朋友。……我希望身边有个能理解我感情的人,能读懂我的眼神。你可能认为这是由于我过于浪漫,亲爱的姐姐,但是我确实痛苦地意识到缺少朋友,一个温和、勇敢、胸襟开阔、学养深厚,能与我同气相求的人。他对我制定的计划可以提出赞成或否定的意见。”(5)彼时华尔顿已经招聘好了可信赖的水手,可他仍然觉得自己身边没有真正的朋友,说明他不够自信、或对水手有偏见、或太浪漫,总之有损英雄形象。很快华尔顿意识到不能抱怨,并说“你不要因为我有点抱怨,或者为一种自己可能完全不知道的辛苦寻求安慰,就以为我动摇了自己的决心。不会的,……”(7)华尔顿的情绪变化大,说明其性

格不是他所说的那么坚韧,展示了人类真实的一面:脆弱、多变。

第三封信比较短,只简单汇报了一下航行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他再次保证他“会冷静、坚强而谨慎的,不会鲁莽地冒险”(10),似乎在说服对方也在说服自己,此举表明他对自己的浪漫冒险思想一直保持警惕之心,但很快他的自我膨胀之心又冒出来了,连说“日月星辰已经见到了我的胜利,也证明了我的胜利。我们为什么不能继续前进,征服那尚未驯服,却并不恣意的大自然呢?”(11)此时,华尔顿意气风发,过分浪漫乐观,英雄情怀尽显,以至于几乎忽略了现实,直接宣称他已经胜利了,表明他性格不够成熟稳定,但这正是人类真实的情感反应。在第四封信里,无聊沉闷的旅途突遇奇事,救下维克多,华尔顿心情亢奋。由于维克多与务实的船员们不一样,华尔顿对其颇为欣赏,赞美之词溢于言表,再次表明他猎奇心较浓,务实性有所欠缺。英雄的光环逐渐消退,平凡真实的人性逐渐显现出来。在小说的最后部分华尔顿焦虑、失望和伤心。船只被冰山围困,船员情绪不稳,维克多奄奄一息,华尔顿担心船员暴动却毫无办法,只有答应代表们的意见,可这让他心不甘情不愿,“我的希望就这样被我的懦弱和优柔寡断粉碎了”(249)。维克多的去世则是另一个打击,“我泪流满面,失望的阴霾笼罩了我的心”(252),这里体现了冒险英雄华尔顿的无奈、失意和痛苦。华尔顿似乎越来越偏离奥德赛的英雄轨迹,落入了普通人的情感陷阱。但他会因此就放弃他征服大自然的梦想吗?小说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Lipking, 2012:422)。英雄梦和现实孰重孰轻?浪漫理想和理性思维是否同样重要?小说也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华尔顿作为小说的最外层叙事者,情感强烈且复杂多变,一直试图平衡自身的浪漫英雄梦想和理性思维,但他从来没有满意过自身的状态。但正是这种不满足自身状态的情感,这种有缺陷的浪漫英雄思维模式,让读者领略到了人的情感之丰富和复杂,也认识到冷静、理性对冒险活动的重要意义。

2 科技英雄维克多

如果说华尔顿的故事体现了对具有浪漫情怀冒险英雄人物的戏仿,其变化不定的情感让读者看到现代人的缺点,特别是让读者看到人类情感的精妙和复杂,那么作为小说核心人物和标题人物,被称为“现代普罗米修斯”的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直接和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普罗米修斯建立了关联。他的叙事体现的情感更为浓烈、绚烂、复杂,让读者感慨亲情的温馨和道德的重要性。维克多的故事和普罗米修斯故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英雄,维克多疯狂追求知识和辉煌而不是金钱,已经具备英雄的资格(Aguirre, 2013:6),普罗米修斯则是著名的神话英雄人物;维克多造出了异类生命体,普罗米修斯造出了人;之后二者皆遭受了巨大痛苦,但二者的故事却有较大差异。维克多的行为未能惠及人类,而

是祸及无辜,这点和普罗米修斯造人、盗火义举和守护人类形成强烈反差,而且维克多复杂多变的情感也和普罗米修斯形成鲜明对比。维克多在坟墓里寻找残肢造人,普罗米修斯则用粘土按照自己的身体造出了人类;维克多对自己的造物厌恶、漠视和仇恨,从未尽到“父亲”的责任,普罗米修斯则对人类极力维护,不惜冒犯宙斯获罪,两相对比之下,维克多的自私和冷血跃然纸上。然而,为维护人类的安全,维克多也大义凛然,一心消灭怪物,在此意义上讲,他也是英雄。只是和普罗米修斯相比,他的英雄形象充满讽刺意味。

维克多对知识狂热,一心希望成为“造物主”般的英雄,但他对知识的狂热追求导致了之后一系列的悲剧。他的叙事生动再现了现代英雄人物的悲哀和讽刺意味,具体表现在其矛盾、复杂、多变的情感体验中,具有深刻的道德寓意:即英雄如何平衡亲情和理想?如何诠释责任和义务?从维克多的叙事中可看出:维克多经历了对知识的狂热、造出怪物后的震惊、恐惧和之后的痛苦、愤怒和绝望。维克多的早期情感主要为狂热(enthusiasm),小说共使用了11次“狂热”来描写维克多对科学的不健康追求。而“狂热”一词既有肯定之义又有否定之义。随着故事的发展,“狂热”的涵义从超自然(supernatural)指向疯狂(frenzy or madness)(Rogers, 2018:358-359)。其他情感皆为狂热的延伸,如震惊无措、恐惧、自责、痛苦、绝望、疯狂等。因为狂热,维克多可以长期漠视亲友;因为狂热,维克多不能接受丑陋的怪物,陷入震惊无措;因为狂热,维克多一度很难接受自身的状态,和行尸走肉毫无差别;因为狂热,面对怪物的残忍报复更加自责、痛苦和绝望。维克多对科学的狂热追求反映了启蒙运动的影响。自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开始了以知识、理性等为主要特征的启蒙运动。“培根、霍布斯、洛克和休谟等英国哲学家肇始的启蒙运动在18世纪发展为浩荡的思想运动,席卷欧洲;知识和理性等知识智慧受到空前的重视,被视为祛除迷思(myth)、扫除愚昧的至高力量。”(徐晓东等, 2018:41)小说中,出生贵族的维克多从小对科学痴迷、一心追求个人理想。在英戈尔斯塔特大学求学期间疯狂探索科学知识,他说“我要开辟一条新路,探索未知的力量,把创造的最原始的奥秘向世界展示”(42)。这里体现了男性,特别是英雄人物对公共领域的追求,符合英雄人物的传统形象。

为追求科学知识,维克多六年未归家,但是家人却从未忘记他,信件不断。即使当他因为科学研究没兴趣写信时,其父也会为他找理由,理解他,“我知道,我的沉默会让他们不安,我也牢记着父亲的话;‘我知道你在愉快的时候,是会怀着深情思念我们,经常给我们写信的。如果你不给我们写信,我会认为你同样忽略了其他责任,我有这种想法还请原谅我。’”(50)亲人的包容、关爱令人动容。当他失意、绝望时,好友克莱瓦尔及时到来并温馨陪伴直至维克多基本康复。事实上,正是亲友无条件的包容、陪伴、支持和爱让维克多可以长期一心一意追求知识,也能在身心严重受挫后得以康复,可见亲情之温馨和对人之重要

意义。后来一系列悲剧发生后,维克多对此颇有感触,他告诉华尔顿:“一个健全的人应能永远保持宁静平和的心态,绝不容许他受到私欲干扰。我并不认为在这条原则面前,对知识的追求可以例外。如果你进行的研究会弱化你的亲情,破坏你对朴素的生活乐趣的渴望,那么,这个研究肯定就是不正当的,也就是说,是违背人类良知的。”(50-51)此处表明维克多事后认识到了情感和家庭的重要性,即“女性及女性相关领域如家庭、情感等为代表的私人领域”(王晓焰,2007:前言 22-23)对人生的重要意义。此处也体现出以下两点:第一,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分裂;第二,一种治疗分裂的愿望。这愿望反映了历代英国文人的声音,这种声音“针对以‘分裂’为特征的文明,主张疗治分裂的心智,恢复完整的人性,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全面均衡发展”(殷企平,2018:15)。维克多的反思也表明“家庭温情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小说家的武器,用来平衡和抵挡科学家强迫症式的理性主义追求所带来的异化效果”(郝田虎,2019:6)。维克多对家庭、亲情的认识也体现了小说作者母亲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思想的影响,“其母认识到英雄的理想会带来危险和累赘,在理想和家庭脱节的情况下尤为如此”(Baldick, 2012:178)。虽然维克多认识到和私人领域脱节所带来的危险,但很快他又否定了该观点,他说:“如果人们能一直遵循这一原则,不准许任何追求(无论什么追求)干扰他对亲友的情感,那么,希腊就不会受到奴役,凯撒对那个国家也会手下留情,美洲的发现也不会那么突然,而墨西哥和秘鲁也就不会遭到破坏了。”(51)即使是事后反思,维克多仍然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仍然不知道如何处理个人理想和家庭亲情、公共欲望和私人情感之间的关系,这或许和维克多从小接受理性教育、无法形成真正的自我有关(Zimmerman, 2003:150)。事业和野心对他的吸引力似乎要大于家庭亲情,而这恰好是传统英雄人物的特点。由于维克多拒绝承担对他一手打造出的怪物应该承担的责任,怪物接连杀了他的亲友,维克多陷入愤怒、绝望和痛苦中,最后千里追杀怪物,直到被华尔顿所救和病死。其讲述的故事饱含着对亲友的温情、愧疚,对怪物的厌恶、仇恨和对自己的失望、愤怒,情感跌宕起伏。虽然这样复杂多变的情感损害了英雄的经典形象,但正是这样摇摆不定的情感,让读者认识到人的情感魅力,也让读者认识到亲情之温馨和重要:即使是英雄,也需要亲情的滋养和温暖。

3 现代他者英雄怪物

如果说维克多的叙述让读者感受到英雄的绝望和痛苦,那么怪物的情感叙事中对爱的卑微且强烈的渴求则深深震动着读者,“怪物比维克多更雄辩,在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时不仅有对自我和社会的观察,还有反思性批评,因而更有说服力”(Butler, 2012:410)。但在笔者看来,怪物的叙事之所以比维克多和华尔顿更能打动读者,原因还在于怪物的叙事涉

及了人类社会根本的伦理道德观,即责任感、同情。他的他者身份注定了他永远不会被人类社会接受,永远不会得到爱。一个缺失爱的“孤儿”是弱者,而人类天生同情弱者,再加上怪物的雄辩、善行、观察和反思,其第一人称叙事便会产生巨大移情效果。但当怪物杀人时,读者又开始恨他了。读者的反应体现了小说作者雪莱对同情的思考:同情是否具有道德问题?事实上,“雪莱对这种不假思索、下意识地给予怪物的同情提出了质疑,以此来阐释同情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安,甚至在道德上存在问题”(Faubert, 2022:321-322)。读者对怪物一直处于一种又爱又恨的情感之中。怪物的故事传递的道德寓意为:责任感和同情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基石;二者的缺失必然会导致灾难和痛苦。从表面看,怪物和英雄没有直接关联,但却是维克多“英雄”形象不可或缺的破坏因素,可以说,如果没有怪物的控诉和指责,维克多不会“失去人心”。怪物的各种倾诉、指责和恳求反射出“父亲”维克多的冷漠、自私和残忍,而怪物孤独、凄惨的一生正是维克多英雄形象的最大败笔。此外,作为“大自然和想象力非自然结合的产物”(Poovey, 2012:351),维克多“强奸”大自然(大地)造出的“孩子”,这“孩子”一定是非法的和不被认可的(Aguirre, 2013:9-10)。由于是现代科技产物,注定了怪物的现代他者身份,在很多方面指向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大力神海格力斯(Hercules)(Thompson, 2004:36)。通过和海格力斯建立关联,再有怪物救人的英勇行为加持,怪物具备了英雄的特点。作为不被社会认可的对象,怪物和海格力斯都是“他者”。从他者英雄的视角来讲述故事,不仅增加了悲情效果,而且有效地传达了关于同情和责任感的道德寓意。虽然怪物是人人厌恶、恐惧的东西,但他努力学习、理解和讨好人类,甚至还救过一小女孩。当善良、助人为乐的英雄声泪俱下地述说着自己悲惨的经历时,读者的同情心便会被唤起,但当怪物变成杀人恶魔时,读者又会恼恨他,这种复杂的情感让读者对怪物又爱又恨,从而引发相关思考。

怪物和海格力斯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二者皆体型巨大,拥有非凡的力量,但是二者最根本的相似之处在于身份尴尬。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海格力斯,是宙斯同凡间美女亚克美妮所生的儿子,属于半人半神(demigod);作为科技的产物,怪物既不是人也不是神(Thompson, 2004:37)。因为海格力斯血统不纯,不是天后赫拉之子,赫拉一直怀恨在心,屡屡陷害海格力斯,而宙斯忌惮赫拉的怒火,开始不敢公开承认海格力斯的身份,故而几乎未尽过父亲的职责。怪物的“父亲”维克多对待怪物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从未尽过“父亲”的职责,而且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可以说二者都是因为身份引发的故事。但同时怪物的故事和海格力斯的故事有明显差异,海格力斯自幼有名师指导,掌握了各种技能和武艺,骁勇善战、家喻户晓,而怪物因外貌丑陋,是人人喊打的东西,他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因为赫拉的陷害,海格力斯失手杀了自己的三个孩子,自此生活在悔恨痛苦中,一心赎罪;怪

物被维克多抛弃、被世人排斥、打击后开始变成恶魔,失手杀死维克多弟弟后,竟然陷害无辜的贾斯汀,且从未觉得内疚。怪物的阴险狡诈和海格力斯光明磊落的英雄气概形成巨大反差,表明怪物是有缺陷的英雄,一个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或亦正亦邪的英雄。

即便如此,从怪物的情感叙事中可看出他也会对人类心存善意、温情,甚至有过救人的英雄壮举,但他的他者身份则是他一生痛苦的根源。由于体格巨大、相貌奇丑,怪物被维克多厌弃,自生自灭。他曾躲在拉西一家附近的小屋,每天可以观察到这家人的言谈举止,慢慢地他喜欢上了这家人,于是趁夜晚帮他们采集柴火和扫雪,但他并不知道这是高尚的行为。当他掌握了人类生活技能和情感,试图进入邻居生活时,却惨遭痛打,怪物深感绝望,“我在窝棚里度过了后半天,彻底绝望,心如死灰。我的保护者都走掉了,我和世界的唯一纽带断掉了”(153)。可以想见怪物的绝望和无助,他对世界报之以善,却得到恶,愤怒让他火烧了农舍泄愤,心理开始裂变,“我天性里的温驯消失了,内心塞满了怨恨与痛苦”(155)。即便如此,在寻找维克多途中,他救了一位落水的小姑娘,可是它的英雄行为却得到子弹的“回报”,此时,怪物内心扭曲加剧,对人类充满了仇恨,“我救了一个人的命,得到的报答却是残酷的伤害。……前不久我还是满心温情与善意,现在已只有咬牙切齿的地狱般的愤怒了。伤痛刺激了愤怒,我发誓要永远仇恨整个人类,而且要报复”(156)。怪物的叙事清晰地呈现了他的情感变化过程并阐释了理由,“既然人家谁都不愿怜悯我,我干嘛就该怜悯别人呢?你可以把我扔进冰窟窿,毁灭我的身体,而不把那叫作谋害,因为我是你制造的。那么,要是别人想毁灭我,我还要尊重他吗?……可我永远不会卑躬屈膝,像个下贱的奴隶。受到了伤害我就要报复”(162)。由于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人的同情,怪物开始报复,失手杀了维克多的弟弟威廉并嫁祸给贾斯汀。当维克多食言,毁了他期盼已久的伴侣时,怪物变得更加冷血,先后杀了克莱瓦尔和伊丽莎白,恶魔本质尽显。怪物的反应,完全没有谦卑和逆来顺受,这点和基督教提倡受苦受难的说法背道而驰。也和海格力斯的故事形成巨大反差,海格力斯对自己疯狂之下杀子的事悔恨不已,一心赎罪,怪物却认为自己有理由报复维克多和人类,体现的道德寓意为“如果虐待一个人,他必心生歹意”(Shelley, 2012:214)。这点和小说作者的关注点比较吻合,“我对各种情绪或性格里所存在的可以影响读者道德倾向的东西,并非没有注意。但是,我在这方面主要关心的还是对亲情之温馨和普世道德优越性的展示”(雪莱, 2016, 序言:10)。怪物的情感叙事之所以具有强烈的移情效果,主要是因为其触及了一些有关亲情、共同道德价值观念,如责任心和同情的重要性。当这些被剥夺时,人必定心生报复之意,所谓的英雄也就变成了魔鬼。英雄和魔鬼之间隔着爱的鸿沟。和海格力斯相比,怪物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英雄人物,他阴险狡诈,报复心强烈,但是他声情并茂的情感叙事削弱了魔鬼本性,强化了他凄惨、绝望的生活,

让读者忍不住同情他、怜悯他、恼恨他。

4 结语

《弗兰肯斯坦》通过三个人物的第一人称叙事,塑造了三个不同类型的英雄人物:浪漫冒险英雄华尔顿、科技英雄维克多和他者英雄怪物。他们的叙事体现了强烈的英雄情怀,华尔顿充满浪漫情怀,梦想征服危险重重的北极;维克多渴望发现生命的秘密,实现造物主的梦想,后心怀大义,为保护亲友和人类,一心希望消灭怪物;作为人类社会不容的他者——怪物——也曾心怀善意和温情,救人于危难中。但是三人由于自身或外部原因未能通过英雄的考验,华尔顿性格优柔寡断、思想浪漫、务实性不足,加上恶劣的自然条件,导致北极冒险以失败告终,其传递的普世道德寓意在于:英雄冒险活动不仅需要热情和浪漫主义思想,更需要理性和务实性。维克多对科学的狂热割裂了他对家人的亲情和责任,虽然他曾长期未回家,但亲友的包容、支持和爱让他在几次身心经历重创之后得以康复,充分展示了亲情的温馨和重要性;也表明英雄行为可能会带来危险和痛苦。怪物被“父亲”维克多和其他人抛弃和粗暴对待后,变得狡诈和凶残,先后杀掉了维克多的几个亲友,其传递的道德寓意在于:同情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当同情被剥夺时,人必会产生怨恨和报复之心,英雄也会变成魔鬼,更别提被世人残酷对待的他者了。通过有缺陷的英雄人物的情感叙事,小说和 18、19 世纪各种热门思潮形成对话,表达了作者对诸如理性、亲情和同情等的特别关注。

参考文献:

- Aguirre, Manuel. 2013. Gothic Fiction and Folk-Narrative Structure: The Case of Mary Shelley's *Frankenstein* [J]. *Gothic Studies* (15):1-18.
- Baldick, Chris. 2012. Assembling *Frankenstein* [G]//Hunter, J. P. *Frankenstein: The 1818 Text, Contexts, Criticism*. (2nd edn). New York: Norton.
- Bloom, Harold. 2007. Introduction [G]//Bloom, H. *Mary Shelley's Frankenstein*.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 Brooks, Peter. 2012. What Is a Monster [G]//Hunter, J. P. *Frankenstein: The 1818 Text, Contexts, Criticism* (2nd edn). New York: Norton.
- Butler, Marilyn. 2012. *Frankenstein and Radical Science* [G]//Hunter, J. P. *Frankenstein: The 1818 Text, Contexts, Criticism*. (2nd edn). New York: Norton.
- Faubert, Michelle. 2022. Challenging Sympathy in Mary Shelley's fiction: *Frankenstein*, Mathilda, and "The Mourner" [J]. *Journal of the English Association* (71):315-332.
- Hogan, Patrick Colm. 2011. *Affective Narratology: the Emotional Structure of Stories* [M].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Keen, Suzanne. 2015. *Empathy and the Novel*[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pking, Lawrence. 2012. Frankenstein, the True Story; or, Rousseau Judges Jean-Jacques[G]//Hunter, J. P. *Frankenstein: The 1818 Text, Contexts, Criticism*. (2nd edn). New York: Norton.
- Poovey, Mary. 2012. ‘My Hideous Progeny’: The Lady and the Monster[G]//Hunter, J. P. *Frankenstein: The 1818 Text, Contexts, Criticism*. (2nd edn). New York: Norton.
- Rogers, Cathleen Beres. 2018. The Monstrous Idea in Mary Shelley’s Frankenstein[J]. *Literature and Medicine* (36): 356-371.
- Shelley, Percy Bysshe. 2012. On Frankenstein[G]//Hunter, J. P. *Frankenstein: The 1818 Text, Contexts, Criticism*. (2nd edn). New York: Norton.
- Scott, Sir Water. 2012. From 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 (March 1818)[G]//Hunter, J. P. *Frankenstein: The 1818 Text, Contexts, Criticism*. (2nd edn). New York: Norton.
- Thompson, Terry W. 2004. “A Majestic Figure of August Dignity”: Herculean Echoes in Frankenstein[J]. *ANQ* (17): 36-41.
- Zimmerman, Lee. 2003. *Frankenstein*, Invisibility, and Nameless Dread[J]. *American Imago* (2): 135-158.
- 范劲. 2021. 能否信任黑箱? ——《弗兰肯斯坦》中的阅读共同体理想[J]. 外国文学评论(2): 47-70.
- 郝田虎. 2019. 《失乐园》《弗兰肯斯坦》和《机械姬》中的科学普罗米修斯主义[J]. 外国文学(1): 3-14.
- 玛格丽特·科恩. 2018. 小说与海洋[M]. 陈橙, 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玛丽·雪莱. 2016. 弗兰肯斯坦[M]. 孙法理,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文中仅标示页码的引文均出自该书).
- 王晓焰. 2007. 18—19 世纪英国妇女地位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徐晓东, 陈礼珍. 2018. 英国文学中的心智培育与智慧之光[J]. 外国文学研究(4): 35-46.
- 殷企平. 2018. 英国文学中的心智培育与文明进程[J]. 外国文学研究(4): 11-21.

An Analysis of the Heroes’ Affective Narrative in *Frankenstein*

JIANG Hua QIN Shupai

Abstract: Science fiction *Frankenstein* rests its claim on its powerful emotion. But why is feeling in the novel so appealing to the reader? What is the function of emotion in it? And why is the affect aroused by the Monster more potent than that by Walton and Victor? The key to such questions lies in the roles played by the three first-person narrators. They are ironic heroes, and their flaws in characters enable them to narrate their own stories rich in powerful emotional effect and mixed and changing affective dimensions, reflecting the novelist’s reflection on Romanticism, adventures, science, humanism and other movements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her special concern in reason, family, sympathy and others. The heroes’ affective narrative conveys the profound moral values that rich emotion for heroes means more restriction, but for humankind, it is the most exquisite poem. Meanwhile, it reveals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reason, family, and sympathy for human life.

Key words: Mary Shelley; *Frankenstein*; romantic adventurous hero; scientific hero; modern “Other” hero

责任编辑:冯革